

解放的

苗长水 / 著

Jie Fang
De
Ri Zi



解成



解放的日子

苗长水◎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放的日子：一个农民家庭的革命传奇/苗长水著.—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9

ISBN 978-7-5033-2215-0

I.解… II.苗… III.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3696 号

书 名：解放的日子

作 者：苗长水

责任编辑：张 鹰

封面设计：王华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刘晓京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 jfwyb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212 千字

印 张：14.75

版 次：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33-2215-0

定 价：25.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解
放
的

Jie Fang
De
Ri Zi

苗长水 | 著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com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苗 长 水

1953年生于山东沂南。幼年在沂南家乡生活的时间比较多，对于祖母、曾祖母的疼爱，姑姑和幼时乡亲伙伴，往来于省城与沂蒙家乡的艰辛与亲切，记忆深刻。小学中学时代生活于省城济南。1970年入伍，当过炮手，炮班长，高炮营营部书记，济南军区《前卫报》文艺副刊编辑，军区创作室创作员。现为济南军区创作室主任，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94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80年代中期起发表沂蒙山革命战争题材中篇小说《冬天与夏天的区别》、《染坊之子》、《犁越芳冢》等，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文艺报》、《小说月报》等转载，并被译为英文、法文出版。作品曾获1987-1988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92年度中国作协“庄重文文学奖”，第三届“冯牧文学奖”，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目 录

引 子	1
第 一 章 孤独承受的奶奶	5
第 二 章 聪明过人的老奶奶	19
第 三 章 父亲的第一个春天里	29
第 四 章 父亲学习写作	41
第 五 章 牺牲者的故事	55
第 六 章 父亲的少年成名	63
第 七 章 父亲的爱情	69
第 八 章 通往故乡的路	83
第 九 章 我家那个年代的四个女人	99
第 十 章 我们的苗家庄	107
第十一章 爷爷第一次参军	155
第十二章 爷爷第二次参军	181
第十三章 我有一棵榆树	211
第十四章 爷爷回到沂河岸边	2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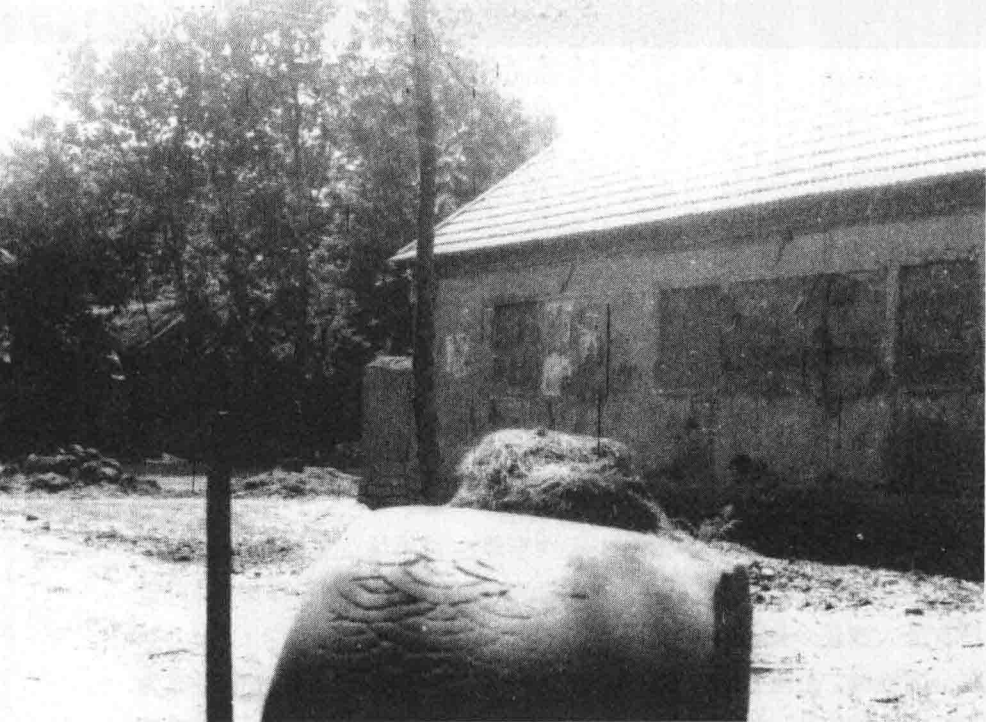
引子

1949年，为解放战争做出决定性奉献也付出最沉重牺牲的沂蒙山根据地，是特别充满激情的一年。国民党军队已被打到长江以南，再也没有敌人或还乡团来侵扰我们的家乡。大批参了军的人都南下，去夺取全国胜利。在地方工作的人也一批又一批北上南下，向北去即将成为我们省会的济南，去即将成为我们首都的北平，向南去那些刚刚解放的地方，南京、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岛、大西南，去担负各种职业或领导工作的干部。然而，对于那些要与亲人分别以及亲人已经为革命牺牲的千万个普通沂蒙家庭而言，他（她）们今后日子里所要承担的一切重负，以及面对个人和家庭命运转折所要进行的一切抉择，那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时刻。

我父亲苗得雨就是那一年离开家乡的。我爷爷则更早，抗日战争中的1939年，就离家参加抗日队伍走了。1949那一年，我父亲走了以



故乡大西汪通沂河处



苗家庄的大碾、大屋、大园、大碌碡

后,家里就剩下四个女人:老奶奶、奶奶、两个比父亲年龄更小的姑姑。父亲离家后的一些情景,以及之后她们经受的种种生活辛酸和命运磨难,都是近些年从我二姑苗得荣退休后写的文章以及信件中看到的。

在我父亲调往报社走的那一天,二姑在文章里这样写:

我哥哥是1949年夏走的,记得走的那天,正是打高粱叶子的时候。全家人都哭成了泪人。奶奶就带着母亲、姐姐和我,祖孙三代四个女人去村西约五里的大桥一块高粱地里打秫秸叶^①,晒干了好喂牛。地南端靠水,岸上有我家的两棵高大粗壮的柳树,枝叶茂盛。奶奶和母亲无心干活,干一阵,哭一阵,在地头上躺一阵,谁也不说话,谁也没有笑容,如同掉了心肝一般。看看天晌了,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家,谁也不吃不喝,一家四口一个劲哭,失魂落魄地多少日子也缓不过神来。那时候的人不像现在,庄户人盼的是有地、有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对脱产外出不感兴趣,有的人当兵得动员,哪像现在争先恐后……

在二姑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又是如此描述了那一年的情景:

哥哥你知道你走的那年,是春末夏初吧,可能你是17岁,出去开了一次什么会^②,回来时从北岭那条路来的,我在那路边撸“家雀子头”,是

一种草种子。从那以后庄里的干部非得动员你出去不可。奶奶经过多次动员以后,也是不愿意地让你走了,全家人都哭成了泪人,天天哭……思想上的压力,生活的艰难就不用说了。下雨了,刮风了,屋草刮了,地冲了,墙倒了,水直往屋里灌,我们就不住地往外舀。奶奶病重躺在床上,奶奶的父母去世,那是大年初一,天下着雪,母亲代奶奶去北官庄哭丧。那些庄稼活,虽说是由庄里代耕、种、收,可是落二撇三,还得管饭。母亲都是用煎饼筐子送饭,你想想什么时候就得起来推好(磨),摊一大摞煎饼,送到地里,我和姐姐是监工,那有什么用,咱家一割麦子,拾麦穗的人全拥到咱地里,又不好意思说,可是人家好意思拾,当时纪律还好点,还没有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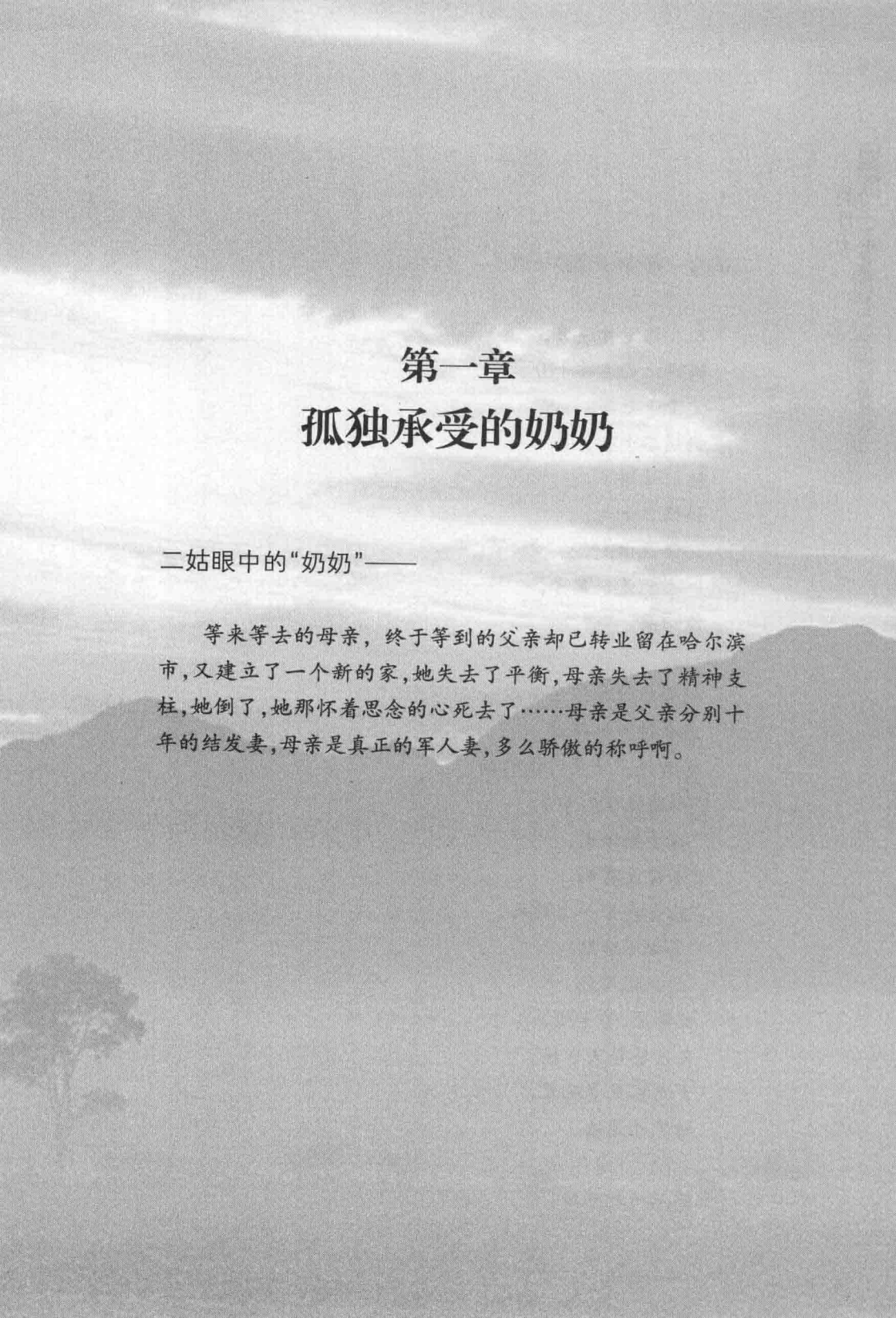


父亲 1949 年春全国第一次团代会归来
(摄于济南)

注释:

① 即高粱叶。

② 我父亲苗得雨从1944年12岁开始在解放区的斗争中学习新闻写作和写诗,曾担任区通讯站副站长,1946年延安《解放日报》曾刊发电讯《十四的孩子诗人苗得雨》,1948年入党,1949年初作为鲁中南区模范代表去北平出席共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的接见。回来不久即调往鲁中南报社工作。之前已被调去过一次,被我老奶奶领回来。这时二姑11岁。



第一章

孤独承受的奶奶

二姑眼中的“奶奶”——

等来等去的母亲，终于等到的父亲却已转业留在哈尔滨市，又建立了一个新的家，她失去了平衡，母亲失去了精神支柱，她倒了，她那怀着思念的心死去了……母亲是父亲分别十年的结发妻，母亲是真正的军人妻，多么骄傲的称呼啊。

二姑的一首诗《妈妈》写道：

人人都说黄连苦，
妈妈比黄连苦十分。
父亲十七岁，
妈妈二十一，
他们结婚了。
妈妈二十九，
父亲就出走，
一去就是一辈子，
没回头。

妈妈拉扯我仨怎么过？
怎么过？也得过。
妈常说：“宁要讨饭的妈，
“不要做官的爹。
“孩子爸出走，
“不能没有妈。
“儿女是娘身上的肉，
“怎说不疼煞，
“怎说撇了他。”
咬紧牙，苦干吧，
又当爸爸又当妈，
干完家里干地里，
场里也是她。

鸡不叫就起床，

淘粮食推磨忙，
一推就是一早晨，
脚尖儿疼得慌。

熬子窝里一坐就是一半晌，
体难起，腰难直，
擦擦汗水去下地，
割庄稼，去锄地，
样样活儿为主力。

场里地里干不完，
家里针线柴油米，
哪样儿也得妈操持。

妈妈苦，妈妈盼，
盼望爸爸回家转，
盼望哥哥长大好种田。
盼望我和姐姐快长大，
盼望生活有好转。

盼父亲，眼望穿，
转业去哈市，
很少把妈看。
哥哥长大工作了，
也远离家园。
哥哥走的那天，
母亲没了魂，
一躺三天没吃饭。
不吃饭留不住孩儿男，
不吃饭盼不回丈夫在身边。

强打精神强起床，
这样的苦日子没有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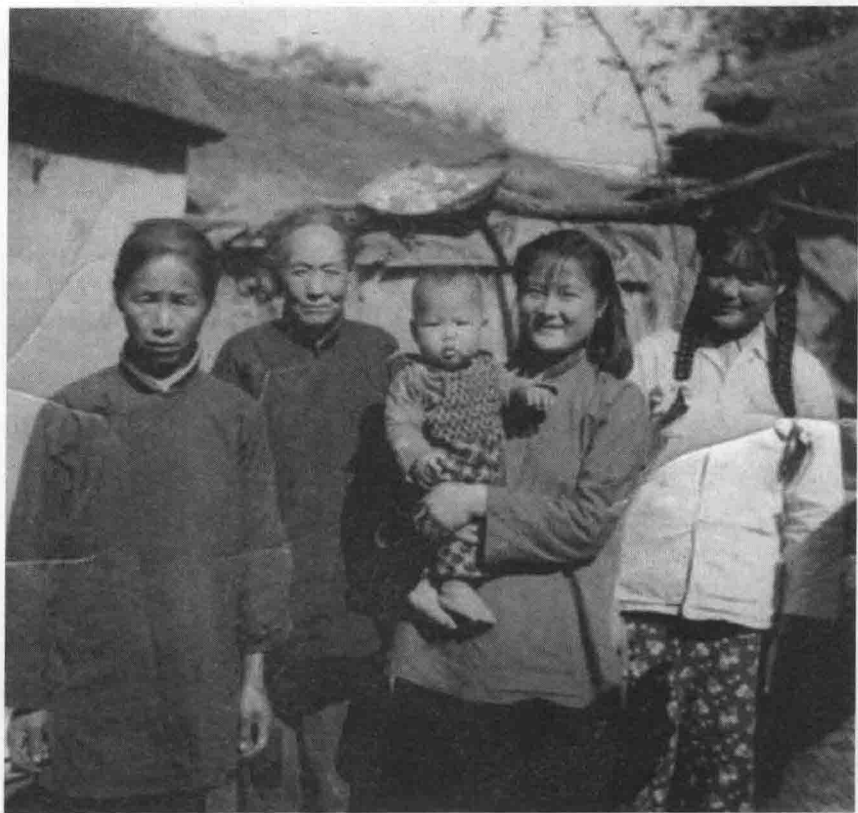
我的奶奶和老奶奶都是小脚，旧时代中国妇女缠足。但她们都有过美丽的少女时光。二姑的《母亲》一文对我的奶奶这样描述——

母亲1910年出生（她生于1910年阴历六月初八，去世于1982年1月4日），是属狗的，注定她要守一辈子家，看一辈子门，上对老，下对小尽职尽责，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别人，母亲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母亲21岁和我父亲结婚时，是父亲看上了母亲。母亲中等身材。听本姓姑姑说，母亲为闺女时长得白胖好看，乌黑的大辫子拖在背后，走



故乡老屋



二姑文章中“四个女人”摄于1956年8月

起路来扎着红头绳的辫梢左右摆动,美丽动人。父亲当时走三姑家,正好是母亲的四舅妈,有点亲戚瓜葛。母亲大父亲4岁,婚后8年间母亲接连生下我兄妹三人。父亲在我周岁多参加抗战打日本鬼子去了,一去就是十多年杳无音信。母亲拉扯着3个不懂事的孩子,又当爹又当娘,含辛茹苦,侍奉着婆婆,母亲虽不多言语,可心里明镜似的,孩子爹不在家,可不能让孩子没有妈。母亲常想:再苦再累也要撑下去。

母亲抱了一辈子磨棍,推了一辈子磨,石磨盘在母亲手里磨去了半层。父亲走后家里五口人,母亲差不多每三两天就得推一次磨,那时没有表,宁早勿晚,约莫着睡一觉就得起床淘粮食推磨,争取蒙蒙亮推完。那粗粮食糝子非常难磨,粒小皮厚坚硬,推一次磨最快也得两小时,再

一张一张烙(煎饼)起来,算来也得早8点钟了。母亲推磨是我和姐姐帮着,小时候帮不上忙时她就自己推,奶奶没病时也推过磨。小孩子爱困,有时抱着磨棍就睡着了,曾记得我在磨沟里晕倒过几次,眼前发黑,头脑什么也不知道了,就一下子跌倒在磨沟里,然后就冒一身冷汗。母亲从不打骂孩子,从不吩咐做什么,我们心疼母亲都是自觉主动干活。

坡里、场上,镰刀、锄头、扬场锨、杈、耙、扫帚没少拿,庄户人吃饭劳动也是应该的。可那年代动荡不安,日本鬼子铁蹄践踏中国。我还在襁褓中母亲就抱着东躲西藏,寒冬涉过刺骨的沂河水,我成了母亲的累赘,父亲看着受苦的妻子,心疼地说:“把她扔了吧,什么时候长大?”母亲却紧紧把我抱在怀里,母亲怎能只顾自己舍弃亲骨肉呢?人们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母亲还是以坚强的毅力坚持下去。我二姥娘家的大舅就惨死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撇下一儿一女,大妗子后来也改嫁了。父亲

一怒之下扛起枪杆,一去就很少和母亲团聚过,29岁的母亲守着活寡天天熬,当时我哥哥只有7岁。

父亲欠母亲的,也欠奶奶的,也欠儿女的,可父亲没有分身术,人们受得那些苦应该算在小日本头上。

我哥哥十几岁就能帮母亲干活了:推车送粪,锄地割禾,打场扬谷……

二姑在给我父亲的信中生动地描述了他(她)们干活的情景:

回忆起这些事来



爷爷苗广顺 1951年7月(摄于哈尔滨)